



革 命 故 事

奇 獲 孫 永 溪

蔣 明 達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开始，党就領導浙江人民进行了長期的、艰苦的斗争。在那長期的、艰苦的斗争中，有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现了祖国的許許多多优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斗争中、在敌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，和热爱人民，无限忠誠于党的事业的高貴品質。这些光輝燦爛的业绩，过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对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为此，我們决定編輯、出版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帮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励大家更好地学习英雄們的榜样，发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积极地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事业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忆录，有着重大的意义，不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后代，而且也是丰富我們党史的宝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对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行的。我們恳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别是过去曾在浙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的支持和协助，提供綫索，多多写稿，共同把这套有着重大意义的叢書搞好。

目 錄

奇襲孫家溪..... (1)

蔣煥章的故事..... (9)

素花奶奶..... (25)

奪槍記..... (35)

八大隊來了..... (40)

脫險記..... (43)

奇襲孫家溪

1943年春天的一個傍晚。天，陰沉沉的，風，吹得才吐芽的楊柳條，東搖西晃，雖然已是春天了，依然刮着“嗖嗖”的西北風，吹得行人的臉頰象刀刮一樣的痛。

“小三八”〔注一〕的武工隊員壽長江、錢太湖等四人從路西〔注二〕回到了諸北。因為任務緊急，白天從孫家溪附近越過了火車路，在汪王附近渡過了浦陽江。長途勞累和奪路渡江時過於緊張，額上都綴滿了亮晶晶的汗珠，肚子也餓得“咕咕”直叫。眼看馬上就要到游擊區了，心里稍稍松了一下，大家就不約而同的湧到沿江的一家小店里買糕餅吃。錢太湖仗着自己个子高、腿長，第一個買到了芝麻餅，剛咬下一大塊，突然聽到渡船埠頭“叭！叭”兩槍。不由得大吃一驚，以為是過鐵路時暴露了目標，敵人跟蹤追來了。

“‘和平軍’〔注三〕來了！快走！”自動到堤埂上去放哨的小店老板，慌慌張張地跑回來說。

在小店內休息的行人聽到這個消息，一下子就亂了起來：有背起包袱向田野里逃跑的；有挑起担子往汪王村里躲避的；有循着沿江大道向趙家埠跑的。小店老板娘驚慌失措地收拾起一疊“儲備”鈔票，哆哆嗦嗦地壓在馬桶底下，小店老板抱了幾條仙女牌香烟，往灶膛里塞。因為情況不明，武工隊員老胡和小王也顯得有點神色慌張。

“別慌！待看個究竟。”壽長江、錢太湖三腳兩步跨進了小店的內房，從窗縫里望出去，只見沿江大道上，前面有七個挑着麻袋包的老百姓，拚命地向小店方向跑，四名穿黃狗皮的汪偽軍

举槍弯腰的在后面追。追一段，为首的伪軍就举起槍“叭”的放一槍，子彈从老百姓頭上飛过，目的是想吓唬挑担的停下来。可是，老百姓並沒有为他們所吓倒，洒开大步，一股勁地向小店方向跑。

錢太湖兩手一拍；高兴得跳起来，說道：

“好極了，这是引魚上鉤。”

其他隊員听到汪伪軍搶劫，个个心头火起，紛紛把手上的糕餅放进口袋里，从腰間拔出了盒子槍。

寿長江嚴肅地下達了命令：

“同志們！战斗准备。”

全体隊員“吶喊”一声，盒子槍子彈登上了膛。

这时，兩個汪伪軍尾追着，另外兩個抄田塍路追过来，想把挑担的包圍起来。

〔注一〕“小三八”是諸暨一帶人民称呼浙东游击縱隊金肖支隊的外号。1942年党領導的淞滬游击隊第三支隊第二大隊，和党領導的諸暨北区八鄉抗日自衛大隊合成的部隊，老百姓叫它“大三八”。后因受反动派的多次圍攻，給养困难，病号日漸增多，“大三八”奉令回三北地区，留在諸暨的一部分伤病員，和当地的黨員、積極分子，又組成諸暨縣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裝，老百姓称这支部隊为“小三八”。1943年下半年，“大三八”回到諸暨和“小三八”以及金（華）义（烏）地区党領導的吳山民部隊合編成金肖支隊，1945年上半年这支部隊改編为新四軍浙东游击縱隊金肖支隊，老百姓还是叫它“小三八”。老百姓在談話中有时不敢公开談論“小三八”，怕被特务走狗們听見，招來“禍水”，也常用“小字头”或“老小”來代替。

〔注二〕路西就是浙贛鐵路的西面。

〔注三〕汪伪軍無恥地称自己为“和平軍”。

这七个老百姓看見汪伪軍前后包圍，料想逃不脫了，悻悻地把担子丢在小店門前，張开嘴，大口大口地向外吐气。有的取出汗巾，抹着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珠；有的解开破棉襖的紐扣，吹一吹風。

“真倒霉：又碰上这班强盜。”

“如果这是一条槍，我一定打倒他們几个。”一个脖子上有紫紅色印記的青年，怒气冲冲地撥弄着扁担說着。

“如果碰到‘小三八’，那就有救了。”一个口袋里露出半截旱烟筒的中年人說。他的語音剛落，汪伪軍就赶到了。

“啊哈！兔崽子！你們也跑不动了？”

“老子的內衣都湿透了。”

四名手执大盖槍的汪伪軍，气喘得象头老黃牛似的，在小店門口会师了。

一个長一圈短胡須，敞开破棉襖，露出紫銅色胸脯的老百姓央求着說：

“官長！你行行好吧！这兩袋鹽，几匹布，是我一家的命根子，請你們放我們吧！”

“呸！你們挑私鹽，販土布，供应‘游匪’，破坏和平秩序，就得細送皇軍查办。”一个臉上有大麻子的汪伪軍豎起了烏黑的眉毛，眼睛睜得象牛眼一般大，惡狠狠地裝上了閃亮的刺刀。

“官長，我們自願送点香烟錢，請你發發慈悲，不要把我們这伙窮百姓送到碉堡里面去。”

“他媽的！誰要你們的香烟錢，有錢做生意，还裝窮。”一个門牙鑲了金套的高个子汪伪軍，“呸”的向他吐了一口唾沫。一便轉身对麻子点头哈腰地獻媚道：“王班附，你辛苦了，別再听他罗苏，抓進碉堡去再說。”

“走！走！兔崽子，乖乖地跟我們走。”麻子点了点头，惡

声惡气地对老百姓大声吆喝着。

几个挑鹽的面面相覷着，脚仍旧沒有动。另外两个汪伪軍相对一笑，窃窃耳語：

“老朱，你的‘短头髮’要的旗袍穩当了。”

“老傅，你的賭本也有着落了，真运气！”

几个汪伪軍正得意洋洋的吆喝着，要老百姓挑起担子來。突然，听到一声口令：

“举起手來！繳槍不殺！”

只見寿長江、錢太湖等四个武工隊員举槍从小店里冲了出來。四个汪伪軍吓得屁滾尿流，渾身顫抖，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高个子縮回了槍刺；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，把大盖槍橫举在头上，臉色紅一陣白一陣的低下了头。麻子战战兢兢地哀求道：

“‘小三八’隊長，饒饒我的命吧！我們出來夺鹽，完全是上司的命令。”

武工隊員怀着鄙視的神情，一个一个的繳了他們的大盖槍。头向左一偏，左手向上一伸，把槍皮帶剝套在肩上。

挑鹽的老百姓見小店內冲出了武工隊，惊得眼睛、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好一会，才乐的眉开眼笑，鼓着掌，象迎接久別的親人似的，向寿長江奔去。

“同志，同志！你們真是我們的救命菩薩。”

武工隊的同志还没有來得及回答，紅脖子的老百姓抹去了額角上的汗珠，卷起了袖子，一巴掌向跪在地上的高个子汪伪軍打去。

“別打。”錢太湖接住青筋飽凸的手說，“年輕人，繳槍不殺，不打罵俘虜，这是共產党的政策。”一面說着，一面并擺手示意高个子站起來。

“是！你們真是寬宏大量，不过，这样凶惡的强盜不打，太便宜了他們。”紅脖子破怒为笑地縮回了滿是老繭的手。

寿長江拉着錢太湖在一旁密密耳語，一會兒用手比划，一會兒作了冲殺的姿勢。錢太湖頻頻地点头表示同意。

四个汪伪軍在老胡和小王的管押下，象斗敗的公鷄似的，搭拉下头，哆哆嗦嗦地担心着自己的命运。

七个挑鹽的老百姓忘記了飢餓，忘記了疲勞，有的吸着旱烟，有的問長問短，和老胡、小王談天。紅脖子故意在汪伪軍面前踱來踱去，兩道炯炯的目光，象鑽子似的，一會兒看这一个伪軍几眼，一會兒又看那一个伪軍几眼。吓得伪軍个个心惊肉跳，嘴唇發青。

“‘和平軍’的負責人到我這兒來。”寿長江掉头喊了一聲。王麻子象一个洩了氣的皮球似的搭拉下头，沒精打采的走了過來。這時，錢太湖也把紅脖子叫了過來。

寿長江滿有信心地，低聲地向他倆說了約摸有三分鐘。紅脖子听得十分神往，眼睛慢慢地睜大，嘴巴一点一点地張開。最后，他兩手向膝盖上一拍，滿臉堆笑連連地叫“好計！”“好計！”接着忙說：“同志叫我們怎么做，我們就怎么做，決不會打折扣。”說完，匆忙的向歇鹽担的地方跑去。

王麻子听了，却吓得面如土色，好半晌才說了个“我怕……”上下牙齒打顫，說不出話來。

錢太湖臉一沉，气呼呼地將快慢机一晃，想訓他几句，話还未說出口，王麻子見風头不对，就搶在前面，說道：

“‘小三八’隊長，我……我……听你吩咐。”

不一會，武工隊把几套老百姓衣服拿給汪伪軍穿上，叫他們扮成老百姓，夾在挑鹽的人中間，輪流給他們挑鹽。武工隊員穿上了黃軍服，扮成汪伪軍的樣子，背着大盖槍，兩個在前，兩個在后，渡過了浦陽江。

小店里的老板和老板娘，一面拍了拍胸脯，連声叫着“好險！”“好險！”一面又被上面的情景弄模糊了。不約而同地搔

着头皮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天黑下來了，村庄里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灯，火車軌道象兩条被打死的烏蟒蛇，無声無息地躺在路基上。孙家溪碉堡黑糊糊的兀立在路边坡地上。一个肩背大盖槍的哨兵，在柵欄門內踱步。忽然鉄絲網外响起了“嘹嘹”的脚步声。

“誰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口令？”

“‘和平’。真胡鬧，連我的口音都听不出來。”

緊接着一長串黑影來到了鉄絲網前，吃力的呼吸声，沉重的担子落地声，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到。

“喔！王班附，你們回來了。”

“嘹嘹”一声，柵欄門鎖打开了，一个黑影踏着坡道走下來。

“啊！王班附，你們哪來这么多人？”哨兵起了疑心。

“后面跟着的是挑鹽的，我們弄來了十一担鹽，还有土布。”

“啊！你們真运气，出去半天，就發了这么大的洋財。”又是“嘹嘹”一声，鉄絲網的門鎖也开了。

“不許动！”一支卡着長梭子的快慢机对准了哨兵的胸膛，穿着高个子伪軍制服的錢太湖，跨上前去繳下了他的槍。紅脖子挑鹽佬接过大盖槍，精神抖擻地站在鉄絲網門口，接替了哨兵的任务。另外的六个挑鹽佬，三个押兩個，管住了四个被俘的伪軍。寿長江等几个穿着伪軍制服的武工隊員，强迫被俘的哨兵領他們到宿舍去。穿过柵欄門，只見高聳的崗樓黑糊糊地沒有一綫灯光，也沒有动静，大概已撤下了哨兵。轉过拐角，只見緊靠崗樓底層的平房門虛掩着，室内灯火通明，有人在高声說話。

武工隊沿着牆根走到門邊，只見牆上挂着兩枝大蓋槍；一隻油光閃亮的輕機槍，架在木床上。靠牆擺着一張方桌，上首的靠背椅上，坐着一名軍官模樣的汪偽軍，右手夾着一支剛吸了几口的紙烟，烟霧繚繞，左手一高一低的揮動着。他对面站着四個汪偽軍。

“你們真會多心，蔡正誼、趙漢波率領的‘大三八’在‘國軍’的進剿下，早已逃回四明山去了，現在北鄉的‘小三八’，是由幾個傷病員組成的，只有十來條爛步槍，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地迴避‘國軍’的‘清剿’，‘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’，怎么敢到沿江來生是弄非呢？”

“報告分隊長，‘小三八’消息靈通，神出鬼沒，不能輕視。王班附向來謹慎小心，从不夜間活動，現在已經七點鐘了，還不回來，可能出了岔子。弟兄們要求上級調兵去接應他們回營。”說完，脚後跟一靠，胸一挺，向偽軍官打了一個立正。從他的口氣聽來，大概是一個班長。

“是：我們要求調兵去接應他們回來。”另外的三個偽軍也異口同聲的要求着。

偽軍官嚙地站了起來，使勁地把夾在手指中間的香烟丟在地上。

“胡說！難道‘小三八’有三頭六臂，豹心虎胆；難道王班附他們是吃素的。我老孫的判斷向來是準確的，別再羅里羅蘇……”

聽到這兒，本來是急性子的錢太湖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“砰”的一脚踢開了房門。

“‘小三八’在此，舉起手來！”

偽軍聽到“小三八”三個字，吓得魂飛魄散，後來看見開門進來的是哨兵帶着四個肩背大蓋槍，手執盒子槍的“和平軍”，還以為是“同行”開他們的玩笑。偽軍官一雙烏黑的眼珠，滴溜溜地向武工隊員打量着，他看見哨兵肩上沒有了大蓋槍，精神也顯得很頹喪。他又看見四支閃亮的盒子槍對准着自己，再和

“‘小三八’在此”五个字一联系起來，便腿肚子發軟，顫顫抖抖地舉起了雙手。

壽長江、老胡、小王冲了進去，分別背起了擦得亮晶晶的輕機槍、步槍和長長的子彈袋。錢太湖扼要的交代了俘虜政策后，要求他們“身在曹營心在漢”，命令他們兩小時內不准報告日本鬼子，然后四个人就大模大樣地离开了碉堡。

挑鹽的老百姓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气，把四个俘虜推進了鐵絲網。

“这一次放你們回去，下一次可不行了！”

俘虜連連地叩頭哈腰，不約而同地說：

“下次再也不敢了！”

錢太湖从紅脖子手上接过大盖槍，親親暱暱地拍了他一下肩膀說：

“挑鹽的弟兄們：我們在你們的幫助下，不發一彈，就繳到輕機槍一挺，大盖槍七支，并且教育了偽軍，这要归功于你們，是你們送給我們的礼物。”

紅脖子緊緊地握了一下錢太湖的手說：

“同志！我們的七担鹽、十四匹布，是你們从猫嘴里挖出來的泥鰍，我們忘不了你們的大恩。”

“你們处处为老百姓着想，你們机智勇敢，中國軍隊都象你們一样，日本鬼子早赶出去了，我們老百姓也不会吃这种苦头了。”

紅脖子說了一声：“走！”其余的人紛紛挑起鹽担，七条黑影开始向西晃動，这时有一个嗓子沙啞的說道：

“这个勝利，我看要归功于‘和平軍’，虧得他們領路，不然，哪能这样順利地把槍繳來呢！”

挑鹽的人都听得笑起來了，武工隊員也笑了。欢笑的声音，冲破了靜寂的黃昏。

蔣煥章的故事

1944年2月，黨派我帶一個武工組挺進到日本鬼子、汪偽軍、反動派和我軍鬥爭的前哨——諸暨上北地區，去發動游擊戰爭。

當時的上北地區，鬼子、汪偽軍和反動派的部隊時常來來去去，要糧、要草、敲榨、勒索、綁票、奸淫、擄掠、殺人，無惡不作。惡霸地主、地痞流氓，為虎作倀，乘機搜括。當地人民被壓在千斤石板下痛苦呻吟，渴望我軍幫助，搭救他們走上解放的道路。因此，我武工組每到一個地方，總有幾個老百姓偷偷地跑來報告敵情，請求給予任務。敵人發覺了這一點，打了一個如意算盤，想乘我們立足未穩時，一鼓殲滅。日本鬼子和汪偽軍從城內和鐵路線上抽兵掃蕩，反動派從東南兩面交錯夾擊。所以我們常常一晝夜要換幾個宿營地；就是這樣，還是免不了遭受敵人的襲擊。

在一個北風呼呼、寒氣襲人的黑夜，我武工組在十里牌和一大股城裏下來的汪偽軍打了一個遭遇戰。雖然我方沒有損傷，但因部隊已兩夜沒有休息，加上是從水溝、水田里撤退的，棉衣都打濕了。弄得既疲憊，又寒冷。我們繞道到距縣城五里路的一個地方同志家中去宿營。

地方同志的家在浦陽江邊，還是一家獨家茅屋，來去比較方便。我們剛在陰暗的菜油燈光下洗腳，聯絡員忽然帶來了一個穿士林竹布長衫，前襟撩起來縛在腰間，手提平頂絨帽，面容秀氣，身子結實，年約二十左右的小伙子，他邊擦額頭上的汗珠邊對我說：“叔叔！我到諸北找了你三天，現在总算找到了。”說

完，高兴得象办喜事似的在我身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。

我原已疲憊不堪，但給这“叔叔”两个字振奋起来了。我使劲地擦了一下眼皮，仔細一看，原来是堂兄小方的長子煥章。当我还和全鄉数百个小学生一起高唱：“打倒列强”的时候，小方哥哥已是高喊“二五减租”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的農民协会積極分子了。不幸在大革命失敗后，不几年，他也患病亡故。留下煥章兄弟兩人，依靠小方嫂嫂早耕晚織地扶養長大。我虽比他大三歲，但一塊讀过書，一起打过柴，割过草。两个童年朋友無意中碰到一起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。我匆匆地揩干脚，拉他和我躺在一起。为了不影响別人睡覺，他把嘴巴靠近我的耳邊輕輕地說：

“叔叔：1941年大年初一早晨，浙江保安处偵緝隊突然到你家搜查，翻箱倒籠，連柴草堆、床底下、牛欄里都找遍了，強迫你兄嫂把你交出來，說你是‘奸党分子’。从这以后，我断定你定是我媽常說的共產党了。以后几次向你的兄嫂和親戚朋友打听，想跟着你走。可是，大家都不知道你的下落。为了生活，只好听媽的話：到浦江中藥鋪里去当学徒。几年來，天天給老板挑水、燒飯、扫地、抹桌、倒夜壺，有时还要給小老板洗尿布，給老板娘倒馬桶，除吃够了‘栗子爆’、‘五指餅’外，業務一点也沒学到，非常痛心。去年从挑鹽的口中听到，下北鄉的金肖支隊，保地面、打日本佬、热爱老百姓，是一支好部隊，曾想跑去参加。因为隊里沒有熟人，媽又不放心。前几天，媽跑來告訴我，說你已从远方回到諸北办事处工作了，我高兴得跳起來，決定馬上到下北鄉來找你。我媽眼里淌着大顆大顆的泪珠，嗚嗚咽咽地說：‘孩子，你去吧！只要你不給爸爸丟臉，我苦死也甘心。’我給媽媽擦了眼泪，就匆匆地跑來找你了。……我已十九歲了，身体很結实，就是一連三天三夜不睡覺也能抗得了！你幫我說說准我参加革命吧。”

兩個人談啊，說啊，直到鷄叫三遍，才昏昏入睡。

不幾天，馬主任批准蔣煥章入伍了，并派在我組任隊員。他高興得合不攏嘴，把新領到的盒子槍拆了又裝，裝了又拆，反復練習立射、跪射、臥射、行進中射擊。只經過一個很短的時期，使用盒子槍的要領他都掌握住了。

那時候軍事行動往往是在夜間，幾乎每夜都要行軍，到了宿營地，一般都在午夜甚至天將拂曉。多數同志疲乏得眼睛都睜不開，一睡下就呼呼進入夢鄉；而他卻比別人睡得晚醒得早，每天多少都要看一點“時事簡訊”（當時支隊的油印報），和其他政治理論書籍，有時別的同志已經鼾聲大作或正在作着美夢，他卻輕輕地把旁邊的同志推醒。同志們對這種舉動雖然很不滿意，但當睜開眼來看到是他請問書報上的疑難問題時，往往化怒為笑了。

5月18日清晨，馬主任給我增加了一個武工組，命我盡快剷除流竄在湯家店一帶的反動情報組織（當時，浙保兩個團正在跟蹤追擊我支隊主力）。我們化裝隨着趕集的男女青年，肩挑背負的混進了湯家店。那知浙保情報組已于昨夜溜走了，到什麼地方去？誰也不知道。出發時，原想利用這兩組富有戰鬥經驗的隊員，象魚網似的撒出去，把這窩害民賊全部抓起來，想不到到了網邊的魚被溜走了，大家都感到惋惜。我鼓勵大家再接再厲地跟蹤搜索，自己帶了煥章預備到距湯家店兩華里的龍山聯絡站去，了解一下有沒有“國統區”送來的情報，以便推斷浙保情報組的去向。

走出湯家店的街道，東邊天上淡淡的烏雲象棉絮似的升了起來。不一會，西邊天上也象拉大網似的散開了一大片烏雲；本來就顯得微弱的太陽光，一眨眼就躲到雲層里去了。一陣風吹來，田野上的樹葉子發出“唰唰”的響聲，蒙蒙的細雨跟着下來了，周圍的氣氛顯得陰沉而潮濕。

當我們急急忙忙地走到高湖支流的岸邊時，看到隔河有四個

穿元色短襖，肩挑桐油担子的人，大踏步的和我們朝着同一个方向——斗門頭前進。他們出門挑担怎么不帶箬帽？桐油担子都在一百斤以上，怎么能走得这样快？煥章的疑問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兩人不約而同的加快了脚步，我倆到达斗門頭的桥上时，那四个人也靠近了桥边，见我倆已到桥上，行路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。我一看这里头准有毛病，立即拔出盒子槍，喝令“举起手來！”誰知这四个挑桐油的竟不举手，却一骨碌倒在桥边。前面的那个大麻子从腰間拔出了盒子槍，后面又黑压压地跑步上來了一大羣。我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動起來，我們只有兩個，敌人却有一大堆，这事情有点难办了。我們伏在桥上，从方向上判断了一下，这批惡煞煞的凶神，可能是城里敌人的便衣隊，也可能是南來的反动派，他們既然竄進龍山來，不是想來消滅我們的聯絡站，就是想來包抄我們还在湯家店的武工組。是一路進攻呢？还是多路包圍呢？不了解敌人的兵力和企圖，会象鑽進閻葫蘆里似的直接打。可是，敌人就在面前，那有时间考慮这些呢？眼下稍有一点猶豫，就会把一切葬送在敌人手中的。虽然敌我力量相差很大，但能打倒一个，就会減少一个敌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叭！叭！叭地向敌人打了三槍，煥章也打了兩槍。但我倆在桥上，从沿河的人行道到桥上有一个坡度，敌人躲在桥墩旁边，殺伤不到他們。后面趕上來的一大羣敌人，因为左边是水田，右边是河流，在狭窄的田塍路上展不开隊伍，由于我倆的目标很顯明，子彈象成羣的飛蝗噹噹飛來，彈头紛紛落在我倆的前后左右，發出“舐舐”的声音，当时虽然下着細雨，也依然冒起一股股灰塵，火藥味呛得使人鼻腔疼痛。我見情勢危急，使勁滾向桥的左边，右手向敌人射击，左手掏出哨子吹“緊急集合”的哨音。煥章也滾到桥右边的泥埂上，和我形成交叉火力，向敌人側射。这样一來，全部敌人都在我倆的殺伤圈內了。

斗門頭和龍山村上的老百姓听到槍声，紛紛向田野、向光禿

秃的小山上跑。不一会，斗門桥兩边的小山上挤滿了人。

就在这时候，敌人利用人多火力猛几次在快慢机的掩护下想冲上桥来，由于我和煥章兩支槍的火力交叉封鎖了來路，敌人的魔爪始終未能踏上桥边一步。忽然“轟隆”一声，桥边烟霧弥漫，火藥气呛得使人咳嗽，冒起來的泥沙石子打得我的臉頰發痛。乘这手榴彈爆炸的掩护下，敌人象鴨子似的冲上桥来，“八格牙魯，‘小三八’死了！死了！”鬼子的怒罵声都听得很清楚。我正在上第二排子彈，只打了兩槍，透过烟霧，只見煥章同志头一抬，左手一揚，扔出一个手榴彈，“轟隆”一声，桥边又冒起了一股清烟。

“冲啊！繳槍不殺！”煥章大声喊着，还發着命令：“二排包抄后路，不許放跑一个敌人！”一边直起腰干，象猛虎下山似的向敌人扑去。我冷不防也給他一怔，隨即想到这是他在这緊急关头使用吓唬和猛冲战術，从心底里佩服他的有勇有謀，也一骨碌起來，弯腰向敌人冲去，脚剛跨到桥中間，只喊了一声“冲啊！”猛然間，感到耳朵里“噶隆”一声巨响，头上象挨了一棍。……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昏昏沉沉，似夢非夢地听到淙淙的流水声，周身象害过瘧疾發过燒似的疲乏，在太陽穴旁边，有一股細細的暖流在順着脖子，順着肘窩、衣襟，一直流向臀部，口腔里有一股粘糊糊咸腥味的液体徐徐地滲進食道，右耳下边的脖子和左太陽穴旁边火辣辣地疼痛。到此，我才知道“挂彩”了。可是，記得剛才是向众寡懸殊的敌人冲锋，为什么听不見槍声了？我現在躺的是什么地方？急待弄个明白。但是眼皮發干，眼前是黑糊糊的一片；只有淙淙的流水声听得很清楚，忽然意識到这是斗門桥下閘門隙縫的流水声。是敌人被我倆打跑了？还是我遭到了不幸？想想自己还没有親手殺死一个敌人，就遭到不幸，真不甘心。小方嫂嫂把爱子付托給我，如今煥章又在何处，心头一急，

右手緊緊地握住槍把，左手使勁撐着地面想坐起來，可是只使了一下勁，就感到支持不住，一時頭腦昏沉，眼冒金星，又倒在原地方了。

過了一會，仿佛有人走到我身邊來，隱隱約約好象聽到他還在說話：

“謝天謝地，叔叔！你活轉來了。”

我睜眼一看，原來是煥章，他坐在地上，將我橫抱在懷中，大顆大顆的熱淚掉在我的臉上。我樂得心頭開了花，向他點了點頭。

“叔叔，當我打出第一個手榴彈時，敵人就蒙頭轉向跑了，我猛追上去，想捉一個活的。可是，這批龜孫子跑得快，捉不到，我又打出第二個手榴彈，可惜是落在水田里爆炸了。敵人夾着尾巴跑得快，我邊打邊追的追了二三百公尺，一則子彈打光了，二則不見你跟上來，便沖啊！殺啊！包圍啊！喊了一陣，就急急忙忙地回來看你，走到橋上見你“挂采”了，喊了你几声不響，心里一急，急忙去找老百姓幫忙……這批龜孫子都是胆小鬼，他們見兩邊山頭上許多老百姓，還以為是我們的部隊，因此一遇到我們猛沖，就夾着尾巴逃命，生怕被我們包圍。老子的二十五發子彈都打光了，一支槍也繳不到，真晦氣。”

我聽着他說，忽然覺得他的臉孔比過去英俊，眼神也顯得很堅毅，充滿着勇敢、樂觀的氣質，我很想說几句感謝他的話，可是嘴巴不聽話，張不開嘴，也發不出聲，只好緊緊地握了一下他的手，表示我的心意。

這時，兩個中年男子抬來了一副担架，冒着毛毛細雨，把我抬到了辦事處。

辦事處里的同志象出窠蜂似地奔出來，把我圍在當中，馬主任推了一下深度的近視眼鏡，心事重重地看了看我的傷口，問着戰鬥經過。我的傷口火辣辣地痛，嘴巴麻木得象冰凍住似的，無力